

秀美樟井入画来

陈朝阳

樟井村,是攸县黄丰桥镇一个古老村落,位于湘赣交界地带,四面环山,峰峦叠翠。樟井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贯穿而过,是连接乡村和外部的纽带。樟井还有一条潺潺流淌、清澈见底的小河自北向南奔流,河水的源头出自高山,用山清水秀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湿润的气候,树木荫蔽,水分充足,这就形成了樟井夏天特有的清凉气候。

樟井村保留了清朝时期的建筑:洋屋。洋屋在洋屋组内,建于清光绪末年,是陈子元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设计的民居,故称“洋屋”。正门为牌坊式,尖顶,左右共4柱,下为拱门、正门左右各两空,和正门称为正厅。正厅两侧各有两个侧厅,呈宽牌坊形,顶为三角形,中间圆顶,两边角各有一柱伸出,似与尖角顶相护卫。由正厅直入,分上、中、下三厅,砖混结构,为陈氏咏公位下嗣孙共住,是典型的聚族而居。栋宇之间,各有一柱突出,整个房子显得美观、结实。

樟井距离攸县县城有一百三十余里,昔日是人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但时代在变化,人们便觉得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滞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赚钱门道,便把目光瞄准一座蕴含丰富的碳酸钙资源的石山,于是大小石料厂、石灰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石料加工的机器轰鸣响彻整个村子,加工石灰的工厂挨着公路,尘土四处飞扬,飘落在公路上,越积越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一幅绚丽的蓝图引领着人们。怀着对生态家园美好的期许,村委会毅然关停了这些效益高但污染大的厂子。蝶变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着,也是憧憬甜蜜生活的必由之路。樟井山面积广袤,杉树郁郁葱葱,南竹林绵延铺展近四万亩。近年来,樟井村充分发挥木材和南竹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竹木深加工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带动村民致富增收,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富民之路。

我走进樟井村两家竹艺加工厂,只见机器轰鸣、工人忙碌,一根根原竹被分批输送到不同的机器中进行生产加工,工人们再根据南竹的厚度分别制成筷子、烧烤签等产品,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参观完竹木加工厂,感受到了人们冲天的干劲和劳动的热情后,我又来到了鲜鱼、三文鱼养殖基地。樟井村因地制宜,以特色水产养殖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培育力度,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樟井龙潭泉洞内终年有清亮泉水流出,水温在14℃左右。有一外地养鱼人欲寻低温做养殖产业,久觅不得,见之大喜。于是筹资200万元成立株洲湘潭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主营三文鱼、鲜鱼苗养殖。公司凿十余口方池引洞中之水养鲜鱼、三文鱼。每年投放鲜鱼30万尾,繁育鲜鱼幼苗100万尾,产业效能急剧上升。樟井水源充足,水质优良。村里又引进攸县五个农业科技企业,主营三文鱼、鲜鱼苗养殖。公司拥有15个养殖鱼池,采用高密度、自动化管理,养殖鲈鱼10万余尾,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樟井沐浴在阳光之下,清亮透亮。各种新兴产业,落地开花,蓬勃生长,引领乡村振兴奔小康。

樟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樟井风源远流长,爱好诗词书法者比比皆是。基于村里文学氛围浓厚,攸县诗词楹联协会、黄丰桥镇文联在樟井村挂牌成立“凤岭诗社创作基地”,不定期地开展诗词创作采风活动。

落日余晖下,霞翠西天。青山环抱中,樟井村广场人声鼎沸。高大的电子屏幕上在播放着歌曲,站在小广场上的歌唱者声情并茂地演唱着,有人跟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有人在打羽毛球,你来我往,挥拍竞技;有人在打乒乓球,你推我挡,激烈厮杀……

傍晚,行走在樟井小河边洁净的人行步道上,河道是新修的,用沥青柏油铺上厚厚的一层,路面上还画了醒目的白色分界线。河道两边有一些标语牌,诸如“中国梦,我的梦”“开天辟地,敢为人先”“讲文明,树新风”等,尽显乡村振兴新气象。

微风轻拂,阳光温和,在秀美如画的樟井,和那些景、那些物、那些人的对话中,我知道了乡村振兴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昭陵,美丽的传说

刘克邦

秋雨,一阵阵,密不透风,将天地连在一起。江水,温顺,宁静,缓缓地北而去。老街上,古树,老屋,旧码头,水淋漓,湿漉漉,在燥热中散发出一股别样的气味。

这是一处鲜为人知的古街遗迹,执着,沉静,与江水滔滔为伴,和苍翠欲滴对眸,从悠久与遥远走来,虽然年代已久,历经风霜雨雪的侵蚀和酷暑严寒的折腾,留下的是一片萧条与冷落,但仍然痴心不改,不失历史遗存下来的厚重与风采。

昭陵,好响亮的地名!我去过咸阳,也去过昌平,分别参观过两地的昭陵,那都是帝王寿寝之处,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令人赞叹不已。

没想到,在深口境内,湘江边上,也有一个叫昭陵的地方,其阵势和名声虽然不能与前者同日而语,但在历史上行走的痕迹和留存印记同样不可忽略和轻视!

我手撑雨伞,漫步老街,透过雨帘,窥探其中的神奇与奥秘……

在这里,湘江由东南向西北转了个大弯,特殊的水流走向,长年累月的回旋与冲刷,下游新建的航电枢纽工程,打造出超乎寻常的水域环境和地理形状,河床宽阔,河谷起伏,呈圆弧形凸出的河岸,似弯弯牛角形的半岛,肆意伸展漫延的港汊,还有那神秘莫测淹没在水下的深潭与长滩。

昭陵所在的位置、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它从古至今在经济、人文、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演绎或生造出许多具有离奇色彩令人津津乐道的传说与故事。

远古时代,这里暗礁密布,水急滩险,不知道有多少船只沉入江中,有多少生命葬身水底。再有经验的船夫,行船至此,也心悬一线,胆战心惊,不知道灾难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昭陵滩,是出了名的“要命滩”。

神奇的是,有一奇人,路过此地时,凶险的要命滩,竟一改常态,收起了张牙舞爪的恶毒相,成为一只温驯的小绵羊,乖乖地听从他的指挥,护送他顺利、平安地过关。

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伏波将军马援受命南征交趾,大军行船溯江而上,经过昭陵滩时,正遇大雨滂沱,风急浪高,如果贸然通过,凶多吉少,只好停船上岸,安营扎寨。但是,军情紧急,火烧眉毛,延误不得,伏波将军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正当他面临困惑无所适从时,突然间,风止了,雨停了,阳光灿烂,水流放缓,险滩、礁石隐退不见了。将军大喜,即刻号令起锚开船,马不停蹄,顺风顺水,及时抵达岭南,斩杀叛敌,势如破竹,最终大获全胜。

此传说源自民间,不足全信,但史料有载,马援南征,经过昭陵,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一定完全是空穴来风。伏波将军戎马一生,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且一身正气,谦虚谨慎,公而忘私,尤其是他那“老当益壮”的精神与“马革裹尸”的气概令人尊敬,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淡然一笑,心领神会,猜想如此美丽的传说,一定是伏波将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致吧!

“伏威降魔救众生,波静云散保清平”,我站在老街的伏波庙前,反复默读庙门上的这副对联,行文遣词虽然太过直白,略欠文采,但发自心声,直抒胸臆,道出了人们对英雄豪杰的敬仰与崇拜,对幸福圆满的渴求与希冀。

我仔细打量整个庙宇,虽然规模不大,面积较小,水泥砖混结构,瓷片贴墙,门楣、台阶、柱子全是水泥倒制,没有丁点几古香古色的味道,但为昭陵百姓真诚自发所建,庙里伏波将军的神像前,摆满了贡品,香火不断,前来祈祷拜谒的不少,纯粹,朴实,真挚,虔诚,尽在其中。

老街口,有一口古井,叫龙王井,呈正方形,边长1.2米,井深1.5米,四壁用麻石砌筑,从上而下有11级台阶,上面10级为麻石,最下面1级为汉白玉。走近龙王井,只见汩汩清泉,照得见人影,舀一瓢进口,清凉甘甜极了。这口井,虽然井小水浅,但历经沧桑,泉水源源不断,既是老街的一处珍贵的古迹,又是老街居民日常生活用水不可或缺倚靠。

同行的当地朋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一年,昭陵旱灾,湘江见底,禾苗干枯,滴水成金,百姓苦不堪言,只好杀猪宰羊,到堂堂山祭祀求雨。龙王见状,顿生怜悯之心,从东海赶来,将一场大雨普降大地。

在昭陵潭,有一鳊鱼,修炼成精,美貌如花,见龙王英姿帅气,心地善良,顿生爱意。几经接触,龙王被鳊鱼精的真情打动,不顾自己与鳊鱼精地位身份的差别,冲破世俗,毅然决然与鳊鱼精相爱,并生一子,起名“龙编”。龙王与鳊鱼精的结合,触犯了天条,天庭一怒之下,将龙王打入冷宫。鳊鱼精幸得苦,独自一人抚养龙编。龙编长大后,继承了父母好善乐施的本性,热心公益事业,帮助别人排忧解难,受到昭陵百姓的普遍赞扬。

有一次,孤寡老人田叟在堂屋里干干活,因年老体虚,疾病在身,昏倒在地,奄奄一息。龙编见了,赶快将老人扶起,就近在冒出山泉的低洼处,接一捧水喂入老人口中。田叟喝了泉水后,立刻苏醒过来,精神大振。后来,田叟每次上山干活,都要到此处喝一口泉水,长此下去,不知不觉中,竟红光满面,身强力壮起来,疾病消除了,皮肤圆润了,白发也转青了。乡亲们感到十分奇怪,问其原因,田叟如实告知,众人大喜,一起行动,在泉水流出处凿了一口井。为铭记龙王一家的恩德,将此井起名为“龙王井”。

从此,昭陵人有了龙王井,顿喜菜美,祛病消灾,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一口井,一段故事,承载着昭陵人世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龙王井,是昭陵人心中的图腾,也是昭陵人怀揣的梦想。

我望着伸向井中的吸水管和挂在井壁上舀水的瓢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似乎看到昭陵老街的不屈不挠,听到昭陵人谋求光明辉煌的铿锵誓言,打心底里祝愿这井永不干枯,焕发活力,持续将欢乐与幸福洒向人间!

昭陵的传说,美丽,动听,拨动心弦,植入心扉。昭陵的故事,说不尽,也听不完,常讲常新,百听不厌。它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一首首精妙绝伦的歌谣,在青山绿水中萦绕,在蓝天白云中飞翔,在人们心碑中铭刻,在历史长河中永存!



远眺昭陵古街全貌



同治版《鄱县志》中“八景”记载



李朝事《醴醲泉香》诗碑文



“鄱县八景”之“白云灵谷”

株洲文脉

案牍幸抛尘俗扰 咏吟景物有闲霄

清知县李朝事与“鄱县八景”之渊源

钟志刚

脉连南岳余岫,岭接罗霄群峦。原名鄱县的炎陵县,建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是湘东南边陲、井冈山西麓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不仅有悠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兼具秀美的山川和丰富的资源,更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历史上素有“鄱县八景”之说。

“鄱县八景”一说形成于清顺治、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以清代的鄱县城为中心,辐射城东、城西、城北的八个著名景点。同治版《鄱县志》引旧志“八景”云:

醴醲泉香:在东城内。俗呼龙王井。彻底澄清,甘若醇醪。

梅山朝旭:在城东学宫侧半里许。曙光掩映,山水俱辉。

桃花春涨:在城西一里许。悬崖而下,喷雪溅珠,直至桃花源。春雨溪涨,溪流湍急,岸花倒映,秀色可餐。

湘利夹流:在城西,即湘山寺。孤峰拔起,二水夹流,洞响琮琤,松涛相应。坐对移时,令人躁心俱释。

秋山远霭:在城西。苍山层叠,秋云坳坳。高瞻远瞩,杳无定态。

青台霁岚:在城北。每当雨霁,岚翠横空,朝夕移时,景色迥别。

天半晓钟:在城北。危峰耸秀,古刹高悬。清夜钟鸣,响彻天际,若从天半飞来。

白云灵谷,在城北,俗呼“仙棋洞”。岩谷幽深,有石坪坐具,似仙弈处。每当白云缭绕,霖雨可待,俗称“灵谷”。

“鄱县八景”称谓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一称谓的正式确立与传播,及至写进方志,都与一位当地父母官有关——他就是清知鄱县李朝事。

炎陵有幸,366年前迎来了一位勤政而兼具文人胸襟的父母官。李朝事,清江义州后卫人,一作奉天(今沈阳市)人,贡生。顺治十五年(1658年)出任鄱县知县,康熙十二年(1673年)离任,在任长达16年,是清代在鄱县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官。

当时,鄱县历经多次战乱与流寇的侵扰蹂躏,民不聊生,伤残殆半。李朝事上任伊始,着力安抚民生,招抚流寇,在外游历,励精图治,数年之后,终见成效。随后他又主持修葺学宫,构建大成门、棂星门,纂修县志,施行善政,开展善教,开辟墟场,逐渐变得富庶起来。

正如他诗中所云:“案牍幸抛尘俗扰,咏吟景物有闲霄。”在政务之余,李朝事先后创作了《咏鄱县七景》和一首单独的《醴醲泉香》,合在一起,恰好“八景”。

从上述诗文推测,早期称“七景”,后将“醴醲泉香”增列其中,方有“鄱县八景”之名。诗文中的景点名称与后来写入方志的稍有不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八景”的形成过程。

李朝事虽不以诗人之名著称于世,但他留存的诗境界不凡。如“咏八

景”中《白云灵谷》一诗,将眼前之景与传闻掌故相融合,并借机抒发了“酒润苍生”的宏大愿望,营造出深远的意境:

深岩邃谷郁岩烧,几案烟霞不用招。

风送松声凭远近,云迷柴径乱昏朝。

暮耕一局传仙客,胜概千秋得异标。

共说蒞隆能酒润,苍生霖雨许常邀。

李朝事所作,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鄱县八景”最早的诗文吟咏,奠定了它们的文化根基。

清康熙十年(1671年),李朝事主持重修《鄱县志》时,将“具有八景”载入“山川志”卷中,让“八景”一说获得正式的官方认可。

李朝事离任之后,另一位知县林愈蕃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鄱县志》之时,却对“八景”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宇宙大矣,山川草木,云日烟霞,或千古齐观,或顷刻异致。景物佳处,惟会心人得之。若必刻画一定,则混沌几凿而死矣。乃志家列景,不十则八,众手雷同,牢不可破。宜物升庵(杨慎)先生有‘安得许多景’(哪里有这么多景)之讥也。鄱旧志‘八景’及‘鄱县八景’,本欲削去,以巴士重于变旧用,姑存之。正阮生所谓‘未能免俗’云尔。”

林愈蕃等人认为,类似“八景”之说,使得淳朴自然的气息,几乎因穿凿附会而消逝。还引用杨慎的话讥讽道:“哪里有这么多景呢?”

好在参与编修县志的本地人士觉得有助于利用历史材料,虽然有“名士阮咸未能免俗”之讥,最终还是将“鄱县八景”在县志中留存了下来。

事实上,李朝事大力推崇的“鄱县八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大多得到了开发利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鄱县教谕彭之巽在李朝事所歌咏的“天半晓钟”之处建起天河仙,既为庙宇,也是学堂,设立了进德、修业二斋。乾隆二

十七年(1762年),训导孟文宗重新修葺,又名“云汉学堂”。

李朝事所歌咏的“梅冈朝旭”,当年是城东门外的桃花源。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知县麦连倡议,武举朱光贤与文举贾元贞等人在此修建书院,取名梅岗书院,专供鄱县客家子弟读书。

在李朝事之后,当地有声誉的文人墨客诸如刘武枝、罗应春、李超鼎、谭显名等人,都对“八景”进行过吟咏和唱,从未间断。

清代恩贡、鄱县人段文光还创作了一首不同寻常的《集八景》诗。它是八则诗谜,一句诗就是一个谜面,可谓“诗中的谜,谜中的诗”。诗云:

红云捧日上梅山,咫尺青台翠霭

连。

酒酿甘泉和露湛,桃浮春浪掷珠圆。

谷中云起飞时雨,天半钟来破晓眠。

玉带夹流环佛塔,秋山遥望鹤冲烟。

该诗依次所指的是“梅山朝旭”“青台霁岚”“醴醲泉香”“桃花春涨”“白云灵谷”“天半晓钟”“湘利夹流”“秋山远霭”。全诗巧妙地将“八景”的内涵与意境融入其中,浑然一体,于今读之,不免为其精巧的语言艺术、丰富的文化内涵所折服。

此外,“鄱县八景”留存了众多的古迹、诗文、摩崖石刻以及传闻掌故,对于炎陵历史与民间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理应当不忘李朝事首创之功,也当感谢林愈蕃手下留情,倘若他当年重修《鄱县志》时执意将“鄱县八景”一笔抹去的话,炎陵的历史文化积淀也会由此少了许多分量。

循着李朝事的诗文以及《鄱县志》的记载,我试图于古籍之中和那些散落山野的残碑断石里探寻“八景”芳踪,在漫漫的文字间辨识它们的前世今生。

世事沧桑,古老的“鄱县八景”有了不同的身世,但如今仍都是炎陵县弥足珍贵的文旅资源。历经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它们犹如一坛坛陈酿老酒,愈发充满时光的韵味。

炎陵城西的湘山,乃古称“湘利夹流”的旧地所在,不但“一峰兀立,二水夹流”的景观依旧生动鲜活,而且成为感受历史与宗教文化、缅怀革命先烈以及假日休闲的清幽胜地。

八景之中的“醴醲泉香”(龙王井),至今仍默默滋养着这一方土地上的民众。人们穿行于静谧的小巷内,在井边打水、洗菜、浆洗衣服,仿佛依旧是数百年前的模样,时光未改,岁月如初。

八景之中的“青台霁岚”“天半晓钟”“白云灵谷”等,虽道路荒芜,古迹不存,但自然美景尚在,驴友们时常结伴前去徒步旅行、寻幽探秘。

“八景”中唯有“桃花春涨”旧迹不存。据考据,此景旧址位于县城兰花冲与扶家冲一线,旧时每逢三月春雨暴涨,桃花瓣落入山涧溪水中,岸花的倒影在涟漪中摇曳。建国后,兰花冲筑坝建库蓄水,景观随之坍塌。然而今天的炎陵县已成为全国独一无二优质的赏桃之乡,中村平乐、姜溪仙坪、下村坳头、十都瓜寮皆是赏花的绝佳胜地,桃花春涨的美景又随处可见了。

或许有一天,李朝事笔下的古“鄱县八景”会再度青春焕发,美丽蝶变,呈现出更加旖旎动人的景致。